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加剧不自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克

经济理论面貌下政治目的明显

问: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纵观历史,放眼全球,有哪些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

答: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范式和实践模式,也是政策主张和政治手段,更是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其主张可用“三个三”概括: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主张。具体来说: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思想。但它走向了一个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会降低生产率,损害经济利益。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造成效率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支持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不仅鼓吹经济全球化,还着力强调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以经济理论面貌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但不要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具有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本质上,它是英美等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的智力纲领,与此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用来论证和支持国际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执政后,实施并在西欧掀起上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自由化改革;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美国迫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接受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后,俄罗斯和原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全面执行的“休克疗法”;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埃及等非洲国家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被迫接受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政策措施都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



蒙克

作为最早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拉美国家,智利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度成效显著。但最近,这个被西方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好学生,其首都圣地亚哥陷入暴乱,并持续发酵。

究竟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为什么能“红极一时”?为什么曾将西方国家拖离滞胀泥潭的它不是“万灵药”?本版编辑特请专家详细解读。

一度被冠以“万应灵丹”的美名

2

谋而合”。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全球政治经济竞争加剧,令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效率问题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正是效率至上、竞争力至上。于是,看起来能够解决发展速度问题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找到“施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也为资本的国际化 and 自由化流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资本流动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反过来又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三,它也是英美实现扩张的“渗透诱饵”。一方面,由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与辐射力,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单极地位,并将其成功归功于对个人

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充分实践,新自由主义借机大行其道。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推行确实部分国家解决了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因此一度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甘于仅仅成为英美等少数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想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为达到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英美大肆鼓吹,并利用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制度地位,以相应优惠政策作为诱惑,借由全球化加速的契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举措。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那些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台高筑、贸易赤字巨大,且经济一时陷入困境,希望尽快摆脱困局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具有较大的诱惑力。

发展应当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

3

问:智利一度从新自由主义中获益,但如今“样板间”崩溃,问题出在哪里?

答:自由化全球贸易的扩大使千百万人收入得以提高;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向发展中经济体转让技术和知识;私有化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有效率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并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确实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影响有利的一面。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弊端:从更广的范围考察,新自由主义促进增长的好处似乎相当难以确定;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和分配不公;而不平等反过来又损害了增长的水平 and 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曾经将西方国家带出了经济

滞胀的困境,但它并不是一个普世的模版,智利就是个例子。“样板间”智利的崩溃,是由于其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源在于其不加判断、全盘实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这种不加辨别的借鉴放大了“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智利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其结果是无限放大了市场失灵的风险;当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在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滋生从众心理和恐慌心理,导致群体理性的严重丧失;缺乏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体制机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克服内外部经济危机能

力弱,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冲突。

智利的教训说明,发展中国家若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照单全收,很可能会遭受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融入全球化,并借由全球化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措施必定不能是同质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并受益的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恰恰都是并未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全部主张的国家。确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符合自身的逻辑,须在自己历史的延长线前进。发展不是断裂,而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如果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无异于饮鸩止渴。未来,最成功的经济一定不是那些力图将西方自由市场移栽到本土的经济体,而更可能是现代经济制度牢牢植根于本地政治和文化土壤的国家。

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利润流向西方”,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动荡不安、冲突频仍、恐怖主义泛滥之中,成为被经济全球化遗忘的角落或“梗阻地带”。

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当前国际社会一大热点现象,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以及欧洲大陆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为标志。“逆全球化”背后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诱发的深刻危机。

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标追求与西方在逆全球化进程中盛行的狭隘经济民族

主义相反。它构建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大局,顺应时势以及全球化的客观发展大势,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也应该根据国情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和模式。自己定夺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可以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积累经验,最大限度调动发展的潜能和积极性。而多种模式、多种道路并存,则构成国家间相互分享发展经验、相互创造和提供发展机遇的重要前提,全球化自然会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共同发展活力和动力。

“新药方”能否解决“脱欧”老问题?

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政府经过和反对党的几番鏖战,29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终于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同意在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分析指出,英国“脱欧”僵局已持续3年有余,各方均期盼提前大选能够打破目前“脱不成、留不得”的僵局,但大选这一“新药方”能否让英国“脱欧”前景更加清晰仍是个未知数。

英国政府的“脱欧”协议此前在议会下院屡遭阻击,根本原因在于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下院不占绝对多数。约翰逊本月早些时候

表示,本届议会已“名存实亡”,无法完成“脱欧”任务,提前大选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

此前一直反对提前大选的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也“开了绿灯”,表示大选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已经排除,同意提前大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表示,此次工党同意提前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到继续坚持拒绝大选不仅无法打破当下的“脱欧”僵局,还有可能伤及本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约翰逊的不断激将也起到了作用。

部分英国媒体认为,此次大选将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英国“第二次脱欧公投”,支持“脱欧”的选民将投票给执政党保守党或英国“脱欧党”。而支持“留欧”的选民将可能支持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前者偏向政治上与欧盟脱钩但经济上仍留在欧盟关税同盟的“软脱欧”方案,后者则明确提出取消“脱欧”。

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表示,约翰逊之所以选择提前大选而非举行真正的“第二次脱欧公投”,是因为目前是在是否“脱欧”的问题上,英国人仍然分化严重,“留欧

派”甚至略占优势。约翰逊可能是希望利用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的立场差异分散“留欧派”选民的选票。

此次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英国“脱欧”前景。赵晨说,如果保守党能够在选举中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英国将有望在明年1月31日前如期“脱欧”,但如果没有一个党派能在此次选举中获得绝对胜利,那么“脱欧”僵局恐将继续。

最近的主流民调显示,目前保守党民意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但保守党能否如愿赢得大选仍未可知。英国智库“变化欧洲中的英国”主管阿南德·梅农认为,英国即将迎来最不可预测的一次大选。

桂涛 陈静